中文版序

海上雅臣

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棟方志功，以他自己的解釋和想法慎重地選擇用詞。最典型的例子是他自己名字的表記。我十八歲那年第一次見到他時，四十六歲的他用的是志功。

他說，畫業上還沒有建樹功業，所以不能出頭。

漢字的功與功字，字意上有什麼區別我不清楚。然而，他開始寫作志功，是一九五六年獲得威尼斯國際美術展國際版畫大獎之後。

這次獲獎，是日本美術界首次贏得西方大獎之勝舉。

油畫只是對西洋畫亦步亦趨，超越西洋畫家的人還沒有出現——說這話的志功，以日本傳統美術技法的木版畫，且以不輸於西洋美術的畫框畫的魄力，甚至有壓倒之勢的、僅黑白兩色的大幅木版畫的製作，讓西方美術界人士震驚。

棟方志功逝於一九七五年，本書是我於他的一周年忌日，為將他付出的努力大白於天下新寫的評傳。

日本美術界的評論家們渴求西方美術、以其肖似為理想，對志功獲獎的壯舉不予讚賞，甚至不無鄙薄的傾向，視之為對異質日本主義的崇拜。

我為了將他孤軍奮戰的軌跡、他在美術界艱難的拚搏勾勒清晰，博採周邊人士的聲音撰成此書。

多年的老朋友李建華、楊晶夫婦，繼介紹了將書法推向藝術的第一人井上有一的業績，又翻譯了展現我對美術初衷傾倒的本書，令人不勝欣喜。

二〇一三年八月

海上雅臣的棟方志功

池田滿壽夫

今年夏天，海上雅臣來紐約順便到東漢普頓我的工作室來玩。當晚住下我們一起去了紐約兜風，從見面到分手的三天，我們的話匣子打開就像開了閘，說得下巴都快掉了。連老婆莉蘭都目瞪口呆，兩人在三十六號街一分手，就問你們到底在說什麼？因為她不懂日語。三分之一是關於棟方志功，然後是藝術論、日本文化論、日本畫壇論、國際性與國內性問題、雙方共同朋友的閒話、色彩規劃中心（Color Planning Center）的那點事、歐洲旅行、詩人設計師攝影師圈子的事、關於版畫藏家、他自己的半生、創美時代的回憶、美術批評家的壞話等等。我與海上雅臣是自打一九五七、五八年以來的交情。交往這樣長，我卻每次見到他必問：你的正業是做什麼的？不厭其煩。他每次應該都有所回答，我卻忘得一乾二淨，下次見面還問同樣的問題。海上對我來說，就是這樣難以捉摸的存在。並非誰給誰介紹過，不自覺間竟有這些詩人、設計師、美術批評家、畫家、攝影師、編輯等的共同朋友，讓人也百思不得其解。終於在我不知情中，他與距我家只有六英里、鄰街的保羅．戴維斯（Paul Davis）也搭上了關係。

在東漢普頓見面的瞬間，話題就是棟方志功。據說來美前約一個月，海上把自己關在輕井澤，一氣呵成皇皇三百頁的志功論。所以見到我時，顯然他仍未擺脫這種亢奮。而我唯有對他一個月功夫便把三百頁搞定的筆力懾服，同時他究竟幾時與棟方志功瓜葛上的，這也是晴天霹靂。海上雅臣與棟方志功的組合，由於我的孤陋寡聞，始料未及。然而說着說着，他那讓人不得不頷首的說服力，轉眼之間就把我給繞進去了。他單刀直入，劈頭就讓我老實回答：「怎樣看棟方志功？」志功的評價比什麼都要緊，連東漢普頓宜人的美景也在其次。所以，其實是我不得已先談起了志功。「他和自己完全陌路，但我認他。」我說。「那你認他哪一點？」他窮追不捨。「他的生命力。而且仔細看，即看只有黑與白的空間，或還原到只有構圖，便知曉這是位深諳繪畫空間的畫家。在日本是罕見的表現主義。」我回答。「誠哉斯言！志功才是日本的表現派，然而在日本誰都不這樣看，先說表現主義就被看成旁流……」然後，成了海上雅臣的一人專擅。「但是，我這次寫志功盡量不顯山不露水，而是通過挖掘客觀資料，廣徵博引已發表的志功本人的文字和其他人的意見、言論，將志功的本來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。」他說。這個方法在當下，恐怕是最聰明的方法。海上雅臣希望的，無非是在日本美術中得到正當評價，而不是基於利害關係、宗派主義視野的褒貶毀譽。因為志功涉足民藝界過深，所以終其一生也未能得到包括贊成派和反對派的正當評價。加之近年的大眾性人氣，越加模糊了志功的本質。我完全同意海上雅臣力主「志功那些從與當時美術界傾向逆反的製作姿態而生的卓異作品群，在作品本身尚未被充分理解的情況下，大眾對其特異人品的親和感已經把他塑造成了傳奇性作家」的不滿。

禍兮？福兮？近十年我生活在國外，所以對志功傳奇的部分、即他的人生不甚

了了。生前從未謀面，也未曾讀過他自己的著作。我所知道的，只是在各展覽會上觀賞的作品群。在東漢普頓被這本甫就的《棟方志功——美術與人生》開場白灌了滿耳朵，兩個多月後收到了書。於是，可笑的是，我是第一次向這本書請教了志功的人生，以及他駐世從事製作的時代。可是，志功是怎樣一位讓人興趣盎然的人！我先對他從良師受影響之快，其獨特的思維構造發生了興趣。野獸的莽撞力與對本土信仰終始不渝的溫情，以及無與倫比的造語才能。甚至讓人覺得，造型即誕生於這個造語天賦之中。諸如意念的東西在志功的造型中脈動。棟方志功的精靈崇拜才是貨真價實的。

我對本書也不能說完全滿意。即，它太顧忌以初學者為對象的寫法。打住！咱們的海上雅臣，當然會以本書為契機，早晚拿出意念般棟方志功論吧。

——《六月風》第十四期（一九七六年）

目次

序章 ○五四

第一章——畫痴的誕生
絵バカ誕生 ○五四
○五四 生平
○五四 畫痴
○五四 認識梵高
○五四 眼疾
○五四 走出去的土壤

第二章——成為版畫家
版画家となる ○五四
○五四 進京
○五四 版畫開眼
○五四 創作版畫運動

第三章——志功板畫綻放
志功板画の開花 ○五四
○五四 從習作期的蛻變
○五四 志功板畫
○五四 戲畫的源流・帝展特選
○五四 文人交友
○五四 水墨畫
○五四 其性格

第四章——向畫框畫的挑戰
額椽絵画への挑戦 ○五四
○五四 志功板畫的展開
○五四 向大作板畫的挑戰
○五四 戲畫的源流・帝展特選
○五四 板畫卷・悠遊的餘裕

圖輯——
棟方志功作品摘錄 ○五四

第㈤章——
志功板畫的背後
志功板画の背景 ○五四
○五四 版畫——一九五〇年代國際狀況
○五四 民——對版畫的時代錯誤
○五四 誤解的梵高
○五四 求道之師——河井寬次郎
○五四 表現主義與板畫

第㈥章——
交互彰顯的藝業足跡
幅広い芸業の足跡 ○五四
○五四 倭畫——日本繪畫之心
○五四 書法——文字與表現相搏
○五四 油畫——表現意欲的根基
○五四 畫陶・石版畫——自在的畫技

第㈦章——
晚年遊十年
晩年——遊びの十年 ○五四

附錄——
志功作品的看法
志功作品の見方 ○五四
為收藏家記
——收集家のために
○五四 人氣的推變與市場性
○五四 志功作品的特長
○五四 贋品的傾向

後記 ○五四

文中出現的《板極道》（一九六四年，中央公論社）、《板畫之肌》（一九五七年，河出新書）、《板響神》（一九五二年，祖國社）、《板散華》（一九四二年，山口書店）、《板畫之道》（一九五六年，寶文館）、《板勁》（一九四四年，河出書房），均為棟方志功著述的引用。

序章

「一八五三年三月三十日梵高出生」——這個護身符般的紙片，貼在青森地方法院律師休息室的柱子上。大正十年（一九二一年）春，新來乍到的雜役把它貼在身邊柱子與眼睛同水平的高度，隨時聽候着律師先生的吩咐。

雜役的名字叫棟方志功，這一年十七歲。

梵高卒於一八九〇年，這是他逝去三十餘年後的事。

而今提起梵高的名字如雷貫耳，他是代表近代美術的畫家之一。色彩艷麗強烈的向日葵、柏樹、包紮着耳朵的自畫像等，在耳聞這個名字的同時便能油然而生。但是梵高在世時，除了敦厚的弟弟作為兄長尊重這位畫家而外，沒有一個人真誠地感知其美術魅力，他在窮困潦倒中懷着對繪畫表現的熾熱激情，如蠟炬成灰，以自殺結束了三十九歲的生命。

有梵高代表作之謂、今天耳熟能詳的作品，大多創作於他自殺前的短短三年期間。他死後不久，世間對其遺作的評價漸漸升溫，在歐洲各地陸續舉辦了展覽。約二十年後，他的作品對名曰表現主義的一批德國年輕畫家產生了重大影響，並在覺悟了自我意識的各地受到矚目。

它如此迅速，像蒲公英的種子撒到了遠東島國，而且是在那個年代偏僻閉塞的東北一隅，抓住了只愛畫畫的一位少年的心，像美的守護神一樣點燃了他憧憬藝術的火花——藝術直指人性本質的感化力，讓人感覺宛如童話世界般奇異。

棟方志功的名字，在今天的日本現代畫家中眾所周知。他以自稱「板畫」的木版畫孤迥特立的畫風，贏得國際性榮譽，以東北鄉土本色的風貌行藏，博得廣超美術界的大眾人氣。

柱子上貼出梵高的紙片後第五十五年的一九七五年秋，棟方志功謝世，享年七十二歲，身後留下題為《我要當梵高》的自敘傳。

學歷只有「小學畢業」一行字，少年時代一直有畫痴之名的志功，是怎樣走到這一步的呢？當梵高又是怎麼一回事呢？他把版畫稱為板畫（banga），又喜用日本畫的畫材作畫，稱為倭畫（yamatoga），更廣泛涉獵油畫、書法、畫陶等不同媒材領域，其美術的本質又是什麼呢？

在他身前，就有三十幾種關於他的單行本文獻，然而大多是品評他獨立不群的個性或相關的話題。常說優秀的作家，其人物像往往會被作品淹沒。美術史中雖不乏像梵高、高更那樣因傳聞逸事使作品引起關注者，但棟方志功的場合似乎是，他那些從與當時美術界傾向逆反的製作姿態而生的卓異作品群，在作品本身尚未被充分理解的情況下，大眾對其特異人品的親和感已經把他塑造成了傳奇性作家。

在棟方志功離開我們的今天，重新思索棟方志功既未進美校亦無師從、獨闖天下建基畫業的生活與美術，想必對認清日本現代美術承載的社會現狀及其蠹弊不無裨益。

第一章——畫痴的誕生

絵バカ誕生



右圖｜1945 年｜鐘溪頌「貝族」｜45.4 x 32.7cm

生平

棟方志功，明治三十六年（一九〇三年）九月五日，生於青森市大町一丁目一番地。家裏開鐵匠舖，商號「藤屋」。外祖父彥吉於明治三十三年（一九〇〇年）志功出世前就過世了，據說他至死束着髮髻，為人耿直，受到當地人愛戴，被親切地稱為「藤屋老爺子」。外祖母阿鶴壽至大正十一年（一九二二年），是個性格剛強、虔誠篤信的人。然而，被阿鶴相中了手藝的女婿幸吉——志功的父親，雖說手藝高強，經他鍛造的「沾濕的鐮刀，將沾濕的日本紙放上，只要輕輕一提，已經紙斷痕連」，有口皆碑，卻是匠人特有的所謂大師氣質的怪人。家勢就敗在他手裏。直接原因據說是他替朋友作保畫押，人家捲財一走了之，他成了冤大頭被抄沒房產。

志功（shikō）的名字是外祖母取丈夫「彥」（hikō）一字，因當地人把「hikō」發音成「shikō」，陰差陽錯得來。

幸吉取「藤屋」商號諧音，自稱「富士幸」[1]，棟方志功後來在板畫上簽名時，以漢字書志功，以羅馬字書拼音MUNAKATA，還要加蓋折松葉的書印，即父親在富士幸的鍛造物上愛用的標記。

志功的母親阿貞（sada）十六歲時迎來贅婿幸吉，她要服侍不諳世故、嗜酒如命、難伺候，不高興時甚至工作也拋開不顧的丈夫，撫養相繼出生的十二個（三個生下來不久早殤，志功沒有記憶）孩子。志功十七歲那年秋天，母親去世，時年四十二歲。

在我的記憶中，泡在苦水裏的母親沒穿過一件帶點紅顏色的衣服。還能記起來，她麻利地把髮髻靈巧地盤成當時的髮式，叫「銀杏卷」的兩個趴着的環型，攏到後頭部，將紮頭的白繩兩端纏在手指上「咔嚓」剪掉。足袋（分指襪）也穿自家做的。類似足袋店招牌的紙型，從外祖母、父親到我們所有人的份兒一應俱全。時下流行燈心絨的「鬼足袋」，讓人眼饞得慌，但除了母親縫的足袋（線縫兒像鞋底一樣綴在兩側、多層厚底，不能翻轉的那種）以外，我們絕不敢奢望。

母親的針線活兒精到，是外祖母常掛在嘴邊的。她為參加著名的青森土祭「睡魔節」[2]狂舞的人們一天趕製十件睡魔祭新衣的本事，至今仍在親戚中間津津樂道。母親就是這樣對家事家業鞠躬盡瘁的人。

青森的冬季中一月是「吹雪（暴風雪）鱈魚」的漁汛。母親要到若由、沖五、千葉傳、角利以及其他魚商那裏推銷我和二哥——現青森縣汽車學校校長在作坊打造的「鱈鉤」。

她把用當天的材料、燃料打造成的富士幸鱈鉤幾副幾副地數出來，按各家批發商訂製的不同形狀分成袖形、圓形、巴（tomoe）形[3]。我們總能回想起那遙遠的情景。暴風雪滾成了團，往返青森的路上連眼睛都睜不開。遇上沉重的鐵鉤沒有買主時，手工縫製的無指手套連一丁點兒熱氣都沒有，母親凍僵了

的手都抬不起來。有時也許從早晨到中午再到傍晚，鐵鉤也沒脫手。即便「富士幸」的牌子硬，價格上仍然三番五次地遭遇砍壓。

母親總是這樣為一天的米錢和菜金奔波。即使暮靄沉沉，暴風雪的街巷亮起昏暗的路燈，連眼前的東西都看不清了，也不見母親回來。孩子們擠在一塊兒喊「媽！」眼巴巴地盼着母親的身影。

當頂風冒雪、從頭到腳連黑頭巾都變白的母親，帶着呼嘯的寒風奪門而入時，先掏出揣在懷裏、熱氣騰騰的報紙包。是蒸地瓜。那個時節的青森，這東西是窮人家孩子最解饞的。「好香好甜的地瓜來嘍——！」就像面對嗷嗷待哺的雛鳥，母親在做飯之前先讓她的孩崽們填一下肚子。

只能說母親好苦命，患了當時完全沒治的肝癌，在不幸中走完了短暫的一生。被母親放縱慣了任性的父親，在母親臨終時動了真情。他哀痛萬分，淒惻之情超出我們的想像。

「阿貞！看我揍你～，就這最後一回了呀！嗚～嗚～，啊——」出殯的時候父親哭喊着，發瘋似地一個勁兒砸那口入殮棺槨蓋上的釘子。讓人哀憐的母親四十二歲，痛不欲生的父親也在三年後五十二歲上過早地離開了人世。（《哀母記》）

志功在兄弟中行三，是父親三十四歲、母親二十五歲時出世的，上面有兩姊兩兄。他出世時啼哭聲驚天動地，教鄰居們疑為厲鬼降世。據說他泣之喤喤，通宵達旦，看來是個生來肝氣大、爭強好勝的孩子。

志功出生不久「藤屋」的房子便易手了，一家人開始輾轉租房過日子。在志功的印象中，他出生的家只有爐子、老高的屋樑和黑得發亮的樓梯。